

老子集解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廼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

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
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
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
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
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
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
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
盖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

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
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
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
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
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
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
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
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

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
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
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
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
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
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
卽同乎天道而不以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
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

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
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
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
書學者恒病其難讀盖其辭約其道大所謂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
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
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閒文義之小者僅
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

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爲近之矣有欲求
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爲指南乎老子曰自
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
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異世之
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爲入道之一助云

老子集解上

大寧居士薛蕙

道經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清

曰按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著周久之見周之衰適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適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爲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與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無名即樞
微國明照
上西之國明
有名即樞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爲者乃
有爲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名可名者
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爲者非爲之可
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禮無名天
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之謂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無名有名並指道而
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
而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虛
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
其有也則萬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爲萬物之
母也或疑道常無名顧又謂之有名此何以
異於可名邪夫有名者非真有形也特對無
名言之而以爲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故常
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

上言有性

常者於人
無所不同其
心也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如性之欲也
猶意也情也微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
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
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
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爲復反無名是卽天
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
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卽萬物之母也老
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
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
不妄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理而
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
非眞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常者至人所
以全其天上有爲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
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此兩者同出而
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同出者此之無

明異名者此

之有無極焉

之能所無明

名生有既而

即有無以

為一對因明

生所既有所

即有能以為

之對故曰同出

而異名者

既有有生如

空之從所出

空之從所出

即此之云云

即此之云云

即此之云云

即此之云云

即此之云云

卷三集解二

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通結上文兩者

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

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矣

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

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

無它民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
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爲善及世益衰美善益著蓋惡與不

此三有善也
有惡有利
有無以聖人
無為
細腰
下必甚焉
不為
道矣

善至衆而美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

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喻美惡善不善相形

而有傾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

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下化

之不善之習變而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上善之俗成矣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

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
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爲已物能爲之未嘗賴
之爲已利至於功既成矣終若無與於已而
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

世不務天
其能此
不其此
功與此

孟子集解上

三一

往通用此語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不居其功故

有功居之則

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尚賢其當時之賢者則亦

居其位而未嘗以爲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爲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不貴難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

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憊遷有無凡

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茲使民足

雲實腹著
飲上以物下移
志德貴者均
外以氣

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

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惑於可欲之物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

則無不治矣

○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

屏紛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迷其初適多知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蓋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

下知無爲有爲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爲矣
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爲故爲無爲則無不治
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沖不盈皆

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
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
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常也淵深也宗主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性其銳者摧挫其銳者
用柔弱也解其紛者

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
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

獨稱者時用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忽而用終而

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
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

子謂有所從生象似也帝天帝也天者

其何自而生疑若在天帝之先此莊子所謂
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往往言之非
直贊美夫道也
蓋其致意深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

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

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
於萬物莊其自生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

之於百姓亦如是耳
大仁不仁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

句別爲一章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

者外之積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

鼓橐者也屈竭也天地之間有至神之物當

其虛也非真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

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正相似

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

數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爲亦非言

之所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變

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谷者虛而無形
神則不化
則常故是以
天地而厚萬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已

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

牝者言爲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而不化者能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

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遺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

玄牝則讀牝爲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

釋玄牝復指一處爲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無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

天地則包萬物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子由曰：綿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

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顧自莊列之後，未有能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卽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

四子
書也

初蘇何子種
以爲五要則因
起長帝是者
至人則無矣

河上無
三字

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
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
判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自生者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也爲道者貴生而

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
道莫若不自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
也且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其神凝而可以
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其神妄動而不息
是反自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
天地不

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弄闢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闢闢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矣

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

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道也如水者可謂底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

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

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

言有徵而不與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凡所爲爭善時也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蓋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已

音

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理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理之易見者以况下文

以言事其心
於一而語
既達自然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履盛滿之勢顧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
而不能守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序其富貴也功成名遂身退
惟大人爲能法之若夫功成不退復何爲也
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爲宗故曰天之道損
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
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去聲○載承受也營猶榮榮精明之意

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志不分者其神常存
矣按古者言魂魄或合而言之如左傳心之

此三弟皆清
也蓋弟佛之
言定以大弟
以之已此
也三弟佛之
言除意虛空
則此言而
則此言而

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如左傳人
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天氣爲
魂地氣爲魄鄭康成謂口鼻之虛吸爲魂耳
目之精明爲魄是也竊謂此數說者惟心之
精爽爲近是而餘說各有未安又左氏曰天
奪之魄矣楚辭曰魂識路之營營以此見古
者或專言魂或專言魄義亦專氣致柔能如
相通此云營魄卽魂之謂也

嬰兒乎致極也人始生曰嬰朱子曰專氣致
柔看它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太專是專
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
露便是剛這氣便靈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

老子之學天下莫能除玄覽能無疵乎
能行者此其一也
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
爲極擊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真見而非

何況非淺淺者
覽之謂也

此所言之意
才智非徒人心
已不若之謂也

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久則足亦妄見
而已必消除之無使留於胃中而爲真性之
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爲
乎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
矣矣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
勿傷善治國者任
天門開闢能爲雌乎
一聞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雌
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
當以靜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
者爲本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聽明無所不見
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
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
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世俗之治身治國者

患在於有爲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生必剗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

章首營魄說者不一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

而上升蓋專指爲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爲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戴魂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

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
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
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
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
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
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宅章有獨言抱
一者其所謂真注曰經傳云云云
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音確○輻輪轅也轂輻所輳也考功記曰轂
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無和土

也。填土之黏者，牖窗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鎔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卽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行去聲○蕪差也人之耳目本聰明感於聲色則有若聾盲之患口能別味移於五

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

內外之分不明取舍之術者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

彼取此爲並去聲○爲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爲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上

言數者此獨言爲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

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爲辱也人之累

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

貴大患若身

患憂也無貴則無患有貴

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以爲大患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爲累矣

何謂寵

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

驚

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無寵者人莫能貴賤之寵非爲

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

爲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患將何有。言身爲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

之所以有憂者。貴爲之累耳。使其遺貴而

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故

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者。可以託天下。

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

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未肯以其身爲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

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爲患。此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音搏

博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詰

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

得者也下二句之意故此故其上不皦其下

三者不可分別合而爲一

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音皎○皦

多也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是謂

不加晦動而爲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

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後有狀之狀有像之像者物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者

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
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
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執古之道以御
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道即無也觀其對今之有
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
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
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
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
真宅以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
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
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
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獨守其真
道德五千
以無言大
家執無以
有粹以自
四心也

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絀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氏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澹瞻通。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爲之容

強其丈夫也。通者不滯也。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

所云

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

其若濁

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

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

也皆所謂強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

久之徐生

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

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止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斲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廼保此道可以從羣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

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上言始者入道

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惡也歟

者至人之所貴新成者世俗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爲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

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閒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復不潔則神不處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此去海濱如歸
復命無不歸此
法海也上明根之
生下明靜之

復命曰常常
如常山明光
必不知常無明
必安作大端也

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
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更詳言之
夫物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音云

動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
動始於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為本

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為靜乎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

靜之所以為復命乎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
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

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愚謂本
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承

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萬物
之理固不當專指草木矣
復命曰常知常

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為天地之閒惟性命之理
為常自餘皆變而不常

者也。得道者抱神以靜，雖死生之太而不得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復命，遷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則知常之貞吉可見矣。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

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雖

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
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
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
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也乃
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
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
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
致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
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

人以太道爲治
故其效如此

其次親之

其次亞於太
上者也此聖

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
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閒矣

其次畏之

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其次侮之又其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其大侮之又其爲下侮之至此信不足有不信太上之無爲則智力復窮矣有爲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君子通能深信其必然衆人知不及故信不足信不足故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

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爲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

智慧出有大僞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僞也勢所必

至爾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蘇子曰

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呬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

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絀

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

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太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卽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卽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

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所謂焉耳
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
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
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
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
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爲生豈患聖智之

闕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其始也爲利
小其弊也爲害鉅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之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
仁義出而彌文作民將取於形跡近於名譽

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

曰絕仁棄義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

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

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附著也

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廼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

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

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

足審矣聖人知文飭之弊故

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

見素抱樸少私

寡欲

見音現○物無飭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飭也抱樸者內全

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美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

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飭也其

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夫彼而取此所爲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不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斲舍於人廢滛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

古之君子其學以求性命之理性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爲無爲而

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爲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其實無益而反增其憂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絕而不爲

此言世俗善惡之
相去如天之與阿
也。不思以寸
步笑曰步也。

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
物。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
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撓性，內愁
五藏，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
此我所以蓋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
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
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
真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幾何？唯上聲。○唯阿皆應聲。幾何不多也。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爲恭
一則爲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
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
之際以求免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於不善乎。

人之畏我亦畏
約之至也釋之
所以有成人之樂
也釋氏之所以有
定

央哉

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遂言
凡人所畏者皆當畏之其事蓋甚遠而

對之一事爲然耳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

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熙熙

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光之微圻

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

言衆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

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衆

人之樂爲樂也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

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戒之常而好樂者

衆人貪欲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不住著於

之志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不住著於

者性本無所歸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下文義並救此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適得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悶音門○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昭昭

明白察察分辯所謂爲智在毫毛而不知大

寧也悶悶猶憤憤若昏悶悶明道若昧也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也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

依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

食音嗣○以爲也古者謂都爲美野爲鄙言衆人皆有爲我獨頑頓

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

幼清曰食毋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
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

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恍惚窈冥

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則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而無偽有信謂有信驗而不惑予觀

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真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知矣論者徒譏老子爲虛無之學亦異乎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

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卽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故此道獨名不去耳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此言盈虛
偏勝偏倚
隨世更移
古往今來
老幼新舊

毋則知
其子矣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

窪烏爪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

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闢然而日章也。少則得者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即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故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

於一而萬事畢故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爭者由於

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衛露也明猶

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

有我是果足以上人乎聖人不爭唯無我古

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邪古

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人

抱一爲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

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

希無也自然無爲也希言之事宜若近小而老子以爲無爲之道學

者能深思之則自當有見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風飄

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風驟雨通剛躁有爲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
以天地之太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行之其能久乎
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無爲之謂道爲善之謂德過差之謂失虛無恬

此章內通
合釋字句
對照本註

淡寂漠無爲從事於道者也同於道亦如道
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弟忠信
樂善不倦從事於德者也同於德亦如德之
吉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
同於失亦如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
失之凶醜矣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

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信不足

有不信

得失之應象其行事此理之必然者顧其理難知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釋氏有空觀
秘身既空名
與物俱何有
曰餘食贅行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跋企通曰舉踵曰跋張足曰跨

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太則反喪其美不能有終也其於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去行

聲○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爲恭讓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迺其固然者其有我之心之所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

主釋內為忘
陰在性理為
太極在道
家為派流

以去功名而不居。蓋我尚不有而況於有其
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
名，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渾通。先，天地生，豈有

則要之於後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凡物有因，則勢恩無輔也。

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睹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

所非法本
而定名

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共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太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太逝逝曰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
遠遠曰反
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及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陰陽佐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

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

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產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

生之助道化也大道德無清靜而常無爲因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廼其指趣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令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

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

校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

是以君子終日行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

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

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
躁則失君
奈何也輕躁者君子莫之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言無量
如地獄
五事是
無量人
無量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譚音摘鍵巨偃反○瑕疵也譚過也籌策計
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
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軌轍之跡能言而不免
瑕疵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筭之煩能閉而可
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
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
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
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
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是以
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是謂襲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

一作本

大聖善法以
衆生所制已
成就故言善
人善人之資

一作本
一作本

同已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心無私其教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救之故未嘗有一人一物爲聖人所棄而不救者也襲重也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助也善人者非獨於善此善人所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任所養耳善人能收而教之則亦各有所成就而善人復獲其用此不善人所以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爲善人之資也迷是謂要妙善人不善人之師若不善人顧自絕於善人不知親附以求益

我佛如來示
五百四十四
仙人傳無上
是人天鈔
八大人覺經
法性圖明宗
說常任此之

是不責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若善人者
棄絕不善之人不知愛惜而教之是不愛其
資也二者之所爲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
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顧微妙而知之者寡耳
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
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
哉此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
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
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
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
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
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
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
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
者柔弱晦昧卑下固恒久之德也或爽也足
全也無極猶無窮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
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
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
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
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

則其材固難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
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
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
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
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其
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譬喻之辭
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
道之全體散而為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
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眾器
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眾職無不統也及
夫道散而為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
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聖有所否况其
下乎樸散而為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逼也
官長分而為有司各有守而不能相

象也是故樸散而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也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爲
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不爲有司乎凡
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
故大制不割卽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上文
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
而樸散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

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廼以有爲而爲之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蓋天下一之爲物也

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爲也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

強或羸或載或隳

响音許一音虛○此言天下所以不可爲也

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

去泰

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

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溺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
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
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
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
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

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
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
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
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
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
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
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
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

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
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
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
往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還

旋通○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
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
所愁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
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
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
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
所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果決

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

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

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

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則貴右

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矣

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

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

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憎恤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

於天下者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

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

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適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常無名然曰道者無名

之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侯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

侯

存
後
作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以

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

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

皆感應自然之理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

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

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

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

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

或櫛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

或慙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廣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殆之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蘇子曰患也

江海之水鍾也。川谷之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此天下之至明者也。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知足者富。雖有有餘之富而恒

無餘運解
減不廣虛不

聖王德光深博
理若府三天分
之性蓋古今聖
思公之知公非
非注性法也
非吾儒之也

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澹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

者有志

不能強行者其行多廢其志不足

厲可謂有

志者矣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

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真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亡

者壽

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天壽不齊何也

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

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

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

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

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辨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

舉左右以例其餘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

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

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廼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養之必爲

常無欲
常無
學此何有
漢書也
自負故
万物歸
智大若
廣厚河漢
星也善
生故曰大
主者不
乎此正
無量無
生實無
得此道
亦不自
無以家
亦不美

此而更

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漠然無心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是歸之然終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太故能成其大聖人之心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此其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執守也大

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

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
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有鼓
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
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
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
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
而無盡區區樂餌之
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魚不可脫國
由戒行復員
斯法也獲利
甚焉示人
臨訟案行
多無益

微明理雖明而實隱微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
者言物之將歟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柔勝剛
歟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勝剛
弱勝強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喻國之威武
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觀武
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
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
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
人所制而傷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
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
力屈而國家
不可保矣

微強弱之德
與魯與若
聖者得火
何由而盛
必先至則
欲飲正思
宜可正其
若利焉
難法其
吾仲志
可使世
知一子
之精其
思理未
清淨未
吾德感

右第三十六章

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

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
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
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
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
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
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
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
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史
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
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
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
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
而復爲書以教
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常無爲然天下之物莫非道之所爲也列子

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即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予觀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其論近於不平矣其曰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爲者之弊老子之意本不如是不知程子何據而言也夫至人靜而無爲有不待言至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爲也故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

一知法曰應
地

如程子之所訶以之機老子之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王侯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

無爲自化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

下將自正

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

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實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辨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心是猶爲有欲也故亦必不欲願爲恬靜之至寫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矣

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

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

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容有致飭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

其閒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鳥虬
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
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
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
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